



露天电影在人们精神生活相对贫乏的平淡岁月中,无疑是一道迷人的风景。上世纪70年代,在我儿时生活的石油城,露天电影堪称精神的盛宴。

我至今都觉得惊讶,在通讯基本靠口传之时,消息却总能像长了翅膀一样不胫而走,提前两三天,就几乎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某单位要在某一天某一处放映露天电影了。

临时放映的露天电影大多是敞开让人们去看的,也有单位是建有专门场所定期售票放映的。一般单位售票的场子,是会对本单位职工发票的,这就有了朋友和熟人间的转赠,一般无此关系和条件的,只得自己购票。这般的对号入座的,看电影的人去得就从容一些。简陋的场子得自己搬凳子,还必须得早些去才能占个好位置。有条凳未编号的,有时家里人或朋友去得晚,先去的那位,就会坐在凳子上劈开腿多占几个位子,依然不够的话,便会用抻直了的上衣和捡来的砖块占位子。

有露天电影的那天,家中的晚饭总会提早些。尤其对孩子们而言,越临近放电影之时,心情越激动。但新疆夏天的太阳迟迟不下山,早早出了门的孩子们,便总是先扎堆在电影场附近玩儿上一阵子。别看玩儿得忘乎所以,心里却并不踏实,一旦玩儿过了头,好位置便会被别人抢了去。

有一回放映《红灯记》,我们几个孩子去晚了,中间位置挤不进去了,只能扎到外国的人堆里,却又看不到,便拐到了幕布的后面。幕布离山墙很近,我们便紧靠着墙根坐着,仰头看到的画面都是反着的,这便罢了,鬼子兵出来时,我们总觉得那霍霍作响的大军靴要踢上我们的头了。

电影对大人同样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在设置临时场地时,只要能干点儿什么,都会自觉自愿上前。立挂幕布的木桩,绑幕布等这些零星活儿,也不愁没人干。抢上活儿的,就像自己得到了美差似的,边唱边干,插不上手的人,就乐呵呵地看着人家干。

我在自己的业余收藏活动中,一直非常关注旧物上的时代留痕,或文字,或画片。一天,我在满城冠兴的旧物市场上,偶然看到了一个刻着“还我河山”4个篆书字的铜墨盒上,心情一下子急迫起来。要知道,惯常的铜墨盒上多是古诗词、花草树木,虽是精美,却不是我的至爱。商谈交易过程干脆利落,在期待中我将其购藏下来。

还我河山,多么响亮的时代发声!集字的岳飞书写的“还我河山”,哪里是书法字迹,其挥洒纵横、威武磅礴之气,分明是南宋爱国将士从心底发出的共同心声和战斗号角。1939年7月,曲阳县沟里镇对日战斗大捷,聂荣臻司令员心情豪迈,一挥而就,坚决果断地写下了“还我河山”几个大字。冯玉祥将军、方振武将军于抗战期间,都写下过这振奋民族精神的四个字……

有一位打制铜墨盒的工匠,显然已被熏陶多时,他的心情激荡着,劲道运于手腕再至刻刀,铭刻“还我河山”于墨盒之上:虽为篆书,既古拙大气,又兼行草的雄浑遒劲,用刀干净利索,笔意无尽,“河山”两字,结体坚固,岿然不动。

现在,有谁还把它仅仅看成是一方古旧的铜墨盒呢?

又过了几天,我在冠兴市场又看到一方铜墨盒。这个个头略小,但上面的“劳动英雄”四个字却是极吸引人的。早些时候我们就碰见过。我原以为它不过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心就放松了些,加之价格的原因,并没有马上购藏。这次“重逢”,便不想错过。我和摊主攀谈起来,交流融洽顺畅,随即以我认可的价格买下。

事后想起,“劳动英雄”一词,是要早于“劳动模范”的。我查阅了一下资料,自1938年开始,陕甘宁边区政府多次举办英模表彰活动。尤以1943年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最为隆重。在会上,赵占魁、申长林等185名劳动英雄代表受到毛泽东、朱德等的接见。除了奖状,还颁发了锄头、衣料、毛巾等奖品。当时,由于灾荒加经济封锁,边区严重缺粮。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将农业、工业生产竞赛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冠以“劳动英雄”之名,有力地调动了边区军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成为支援抗战的有力支撑。

满城所在的晋察冀边区,也是大生产运动的模范执行者。1944年2月,在边区首府阜平举办的“群英大会”上,戎冠秀、崔洛唐等一批英模人物受到表彰奖励。雄县的劳动英雄刘凤桃,在积极投身抗日工作的同时,始终不忘带领群众发展农业生产,他以13个村为试点,开展互助合作,帮助军烈属、贫困户代耕,抢救抢种,提高产量。群众有了收成,争着交公粮,积极支援抗战前线。灵寿县劳动英雄张树义,1937年10月参加八路军,后来在战斗中失去双腿,退伍还乡后以惊人的毅力,在双腿缠上旧鞋底,爬着上山垦荒,一年积攒下两石粮食。又带领群众开挖9华里的水渠,使2000多亩旱地有水可浇……一批批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在生产、战斗中成长。

我把这个铭有“劳动英雄”字迹的铜墨盒捧在手上,墨盒上的字迹,拙朴灵动,生活气息扑鼻,透过它,我仿佛看见抗战时期无数可敬的劳动者,在战争和困难面前,无所畏惧,一往无前。

## 铜墨盒上的「抗战」

浩渺



在部队时,有一次放映露天电影,打小会爬杆的我,腰里拴了根绳子,噌噌几下就爬到了杆顶,上下协力,很快就拉好了幕布。

那时,放映的电影大多是《奇袭》《地道战》《地雷战》《上甘岭》《南征北战》《英雄儿女》等,样板戏有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杜鹃山》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新片太多了,优秀影片《小花》《少林寺》《庐山恋》《牧马人》等都看了很多遍,还会津津有味地再看,中途根本无人退场。

现在上了一些年纪的人,常常怀念那时的老电影好看。直言通过影片质量看出了老一辈电影工作者的创作态度,会赞叹竟然能够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下,导演、编剧、演员通过真正地深入生活,以及自然朴实的表演,精益求精地创作出了一部部经典。

电影看得多了,也就知道了不少电影制片厂。看电影的片头,除特别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之外,几乎不离八一电影制片厂以及北京、上海、长春、西安、珠江、峨眉、潇湘等电影制片厂。每次放映正片前,一般先放《新闻简报》。《新闻简报》片头曲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节目《小喇叭》的开始曲一样,既让我们耳熟能详,又同样对其后的内容充满期待。其后放映的电影大部分都是红色题材、战斗题材,还有戏曲题材,个别的也有情感题材。

几十年过去了,有些电影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特别是经典台词我依然记忆犹新。发小们相聚时,触景生情,总会很自然、很应景地脱口而出“高,实在是高”“阿米尔,冲”“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见兔子不挂弦”这类句子,说到“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脸上总会挂着诙谐的怪相。

有些电影的情节甚至影响到了自己的人生。《闪闪的红星》中,机智勇敢的潘冬子一夜之间成了孩子们心中的偶像,都日思夜想拥有一颗红五星。18岁那年,我光荣地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佩戴过的红色五星帽徽和领章,至今依然珍爱地保存着。

电影《少林寺》中李连杰干净利落的动作,

翻转打斗间透出的英武之气,几乎令所有青少年热血沸腾。保护少林寺,与坏人打斗的这些经典场景,总会令我们如身临其境,情急处,恨不得自己也腾空而起助以一臂之力,裸露于外的胳膊腿、脑门儿被蚊虫叮咬了几个大包都毫无知觉。

看露天电影,自己带板凳去的除外。那些有长条凳而无编号的场子里,时常会有人为位子起争执。通常情况下,性情温柔的女孩子在同伴儿的相劝下,吵几句也就风平浪静了。而男孩子,尤其是顽劣的,那点儿冲动会在同伴儿的起哄下,迅速演绎成拳脚相加,电影场一会儿便混乱不堪了。电影不得不中断放映时,观众的怅然便会引发一声声低沉的叹息。

有一回两家孩子相互打破了头,家长也被卷入其中,甚至在随后的几天,这种情绪还在蔓延着,似乎在接续电影的复杂情节。在炸了窝的争斗中,清醒的旁观者会主动躲开,着急忙慌离开场地。我曾经的一个小伙伴儿,就是在人群混乱时被抢走了头上的军帽。

大多数情况下,有的老师得知当天晚上有电影,就减量给同学们布置家庭作业了。我们背地里都说这样的老师真好。提早放学的我们跳跳奔奔回家,催大人快点儿做晚饭。因心情大好,连平时大人吩咐的不愿干的活儿,也利索地抢先干完了。

看了电影,不免有心得。第二天早上,激动之情仍要释放,课前课间,同学们就聚在了一起,兴致勃勃地议论起来。有时争论得正激烈,忽听有人急呼一声,老师来了!当然,这样的报警也不免是调皮同学的恶作剧。但当时,似乎没有一人会冷静判断,总是挨了马蜂蜇般敏捷地跳回自己的座位,捧起本书来。来不及装模作样的,被老师抓住了少不得挨批。有时我凭直觉,窥得了老师嘴角“猫捉老鼠”般的快意。

一年冬天放晚学回到家,才得知近处的部队要放电影,我激动地在院子里来回走了好几趟。待狼吞虎咽地吃了晚饭,天已经全黑了,电影场传来喧哗人声,还放起了音乐,便急忙

冬日渐深,檐角的冰凌坠着清寒,天地间一片素净。一缕阳光透过玻璃窗打在身上,暖洋洋的,让人不自觉地想起“负暄”之事——这是冬日里极朴素的雅事之一:不需焚香煮茶,不需琴瑟相伴,只需寻一处向阳之地,让暖阳裹着周身,任光阴缓缓流淌,便是人间至乐。

古人对负暄的偏爱,藏在字里行间。《列子·杨朱》中记载,宋

国有个农夫冬日里晒太阳取暖,竟觉得这暖意是世间至珍,想把这份“负日之暄”献给君王。旁人笑他痴傻,却不知他这傻气里藏着最本真的通透。是啊,暖衣饱食之人难懂此中滋味,唯有经受过寒冷才知暖阳的可贵。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常“负暄闭目坐”,任阳光漫过衣袍、驱散岁月风霜,笔下便有了“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的闲适。这份闲适无关名利,只关乎身心与天地的契合。

我偏爱在老宅的南院负暄。院中的老槐树叶子落尽,枝丫疏朗,阳光透过枝缝洒下来,在青石板上织就斑驳的光影。搬一把藤椅,裹一条素色羊绒毯,手边放一杯温热的陈皮水,便不再思虑凡事。阳光漫过发梢,顺着衣襟溜进怀里,暖意一点点漫开,连指尖的寒凉都渐渐消散。闭上眼,能听见阳光落在雪上的轻响,能听见空气中浮动的梅香,这一刻心是静的,尘世的喧嚣都被隔绝在院墙之外,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只剩下阳光与自己温柔相拥。

## 负暄之乐

杨丽丽



作了岁月的从容。

负暄之时,最宜读书。拣一本泛黄的旧书,不必是深奥的典籍,只是些山水小品或是前人的书信札记。阳光落在书页上,字里行间都浸着暖意。读到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便觉眼前有了清溪潺潺;读到李清照“赌书泼茶”的趣事,便忍不住嘴角上扬。倦了便合上书,任阳光洒在身上。这寻常日子,因了这阳光,便多了几分诗意,让人满心欢喜。

如今,我们行色匆匆,总在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忘了停下脚步感受身边的温暖。其实,幸福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而是这般触手可及的小确幸。就像这负暄之乐,无需花费分文,只需一颗宁静的心,便能在暖阳中寻得岁月的温柔。这个冬天,不妨慢下来,寻一处向阳之地,赴一场负暄之约。让暖阳洗去一身疲惫,让岁月沉淀一份从容。你会发现,最动人的风景从来都在身边,最真切快乐从来都源于内心的安宁。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赶了去。电影散场回家,瞅着未完成的作业,不免后怕。不意身体有了感冒迹象,难受而困乏,便决定明早写。可第二天起晚了,硬着头皮来到学校,面对老师的问询,如实道明原委,老师竟意外地没有罚我多补做几遍,只笑着说了句,下回可不能再这样了。

那时外国电影毕竟少,印象中总是那么几部。老师给我们讲述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的情节时,数度声音哽咽。同学们能对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里精彩片段的台词,倒背如流。有一次影院放映苏联电影《我的大学》,我的一个同学调皮,垫着几块砖,把售票处上方公告小黑板上用粉笔书写的“学”字的上部擦去了前一点后一撇。结果,随后来了一位中年人,看了眼小黑板,弯腰对着售票口说:“给我买三张‘我的大学’票。”等来了结果的我们,顿时笑弯了腰。

那时我就发现,小商贩在有电影那晚,早早便把摊位摆在了电影场入口处,天麻黑时还会点起一盏马灯。对孩子们而言,这就是电影放映前最诱人的一个所在。皆因摊位上的商品,大多是对小孩子极有吸引力的炒瓜子、爆米花、冰棍等,规模稍大点儿的,还会有孩子们喜爱的各色玩具。有的人家会买一些炒瓜子,一家人边吃边看电影,开心的小孩子,毫无顾忌地将瓜子皮吐得满地都是。条件好的人家,在家里炒瓜子之外,还会给孩子炒上一些花生和黄豆,被幸福感“烧灼”的孩子们,边看电影边吃零嘴,那小嘴嚼出的嘎嘣脆响声,自豪地向周边张扬着自己的惬意。

当然,未必每场电影自己都觉得好看。而一旦自己不得真味的电影结束,银幕上闪出了“剧终”二字时,一种莫名的情绪便会突如其来地袭上心头。尽管如此,下次看电影时,仍然激情不减。

电视全面普及后,人们由此获取的信息多而广,即便国外的新闻,没多久也能知晓。而且天天都有的电视剧的内容,精彩程度很多时候更是出乎人们的预料。很多电影,也能在电视中看到。露天电影由此便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连同城市里的电影院,在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中,似乎也慢慢成为淡然的一笔素描。通常若非叫得响的影片,电影院里的人数并不多。有一回散场,我张望四周后,不由笑出了声,曾经我可是被电影院、露天场里摩肩接踵的人流挤怕了。

一天晚上出门散步,听社区小广场广播声很响,寻声而往,社区在组织放映露天电影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刚过,放映的是抗日题材影片。天微凉,观众以老年人和儿童为主,有近二百人。前来的年轻人有看看情况的,也有停留下来观看的。

我回想起了儿时看露天电影的种种,那真是我朴素童年中最多彩的图画,已被时光涂抹得愈来愈浓重了。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红楼梦》作为描写人生悲欣意蕴的大书,通过刻画人物丰富的情感,把人物写活,亦让读者体察出其命运轨迹。人们常用“音容笑貌”表示人神态整体风貌中最突出的特点,其中起指代作用的即“音”和“笑”。

雪芹描写人物顾盼言谈时也格外注重笑,使人物可观可闻、可亲可感;而他又特别爱写一系列特殊的“笑”,即“冷笑”,仅在前八十回中即有百余处。品味这些冷笑的味道,或表轻蔑,或表无奈,或表抱怨,或是因对某事心知肚明而高傲不屑的轻笑,或是因对某事不愿直说而阴阳怪气的讥笑,或是因某事出乎意外而哭笑不得的苦笑。总之,这“冷”的状态繁复,并非仅仅与“热”相反。

脂砚斋批语关注到几处冷笑的妙韵。如写熙凤逞威训斥下人:“凤姐冷笑道:‘我说是谁误了,原来是你!你原比他们有体面,所以才不听我的话。’”脂评:“凡凤姐恼时,偏偏用‘笑’字,是章法。”这就丰富了我们对“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的理解,原来这两句不是单拿着的,熙凤的威、笑之间存在紧密的伴生关系。现实生活中确有此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

摄影:佳文